

域外聊斋书系  
主编 吴建国

# 克苏鲁的呼唤

THE CALL OF CTHULHU AND OTHER WEIRD STORIES

[美] H.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李和庆 吴连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克苏鲁的呼唤



THE CALL OF CTHULHU AND OTHER WEIRD STORIES

[美] H.P. 洛夫克拉夫特 著 李和庆 吴连春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Howard Phillips Lovecraft  
**The Call of Cthulhu and Other Weird Storie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克苏鲁的呼唤/(美)H.P.洛夫克拉夫特著;李和庆,  
吴连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域外聊斋)  
ISBN 978-7-02-011969-1

I. ①克… II. ①H… ②李… ③吴… III. ①短篇小  
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7148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特约策划:邱小群 骆玉龙  
封面插画:杨 猛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30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69-1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目 录

大衮·····	1
塞勒菲斯·····	7
异乡人·····	14
墙中之鼠·····	21
克苏鲁的呼唤·····	41
疯狂山脉·····	72
时光魅影·····	167
印斯茅斯疑云·····	227
黑暗狂魔·····	289

# 大 袞<sup>1</sup>

我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写这篇文章的，因为今晚我就完蛋了。我身无分文，唯一能延续我生命的药物也快用完了，这种折磨我再也无法忍受，我准备从这扇老虎窗跳到下面肮脏的街道上去。不要因为我离不开吗啡就以为我是个胆小鬼或败类什么的。当你读完这几页仓促而就的文字后，虽然不可能完全搞懂，你没准儿会想，我为什么非要健忘，非要去死呢？

故事发生在茫茫太平洋最浩瀚无边、最人迹罕至的地方。当时，我在一艘定期邮轮上做押运员，我们的邮轮被德国海军突击队俘获。当时，大战刚刚开始，德国佬的海军还没有像后来那样下作<sup>2</sup>，所以我们的船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战利品而已，我们的船员也享有海军战俘应有的待遇。鉴于德国佬对我们的管束很松，我们被抓五天后，我便一个人偷了一条小船，带足了水和给养，成功逃跑了。

最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漂泊在汪洋大海上获得了自由，但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海员，所以我只能根据太阳和星辰的方位来判断，自己大概处于赤道以南的什么地方。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所处位置的经度是多少，一眼望去，既看不到岛屿，也看不到海岸。天气一直很晴朗，我顶着炎炎烈日，漫无目的地不知漂了多少天，

---

1 《大袞》写于1917年夏，小说《坟墓》写完之后不久。这两篇小说都是作者1908年放弃小说创作之后写的第一批作品。《大袞》首次发表于W.保罗·库克的业余杂志《漂泊者》1919年11月的一期上，1923年10月刊登在《诡丽幻谭》上，这是作者的作品首次登上这家具有传奇色彩的低俗杂志。

2 此处指1915年5月7日德国潜艇击沉英国远洋客轮“卢西塔尼亚”号事件，船上1200人无一幸存。作者曾写诗《罪大恶极》谴责德国人的无耻行径。

等待过往船只，或者等着漂到有人居住的某块陆地。但既看不到船，也看不到陆地，我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开始绝望了。

我睡着的时候，转机来了。说到转机的具体细节，我怎么也搞不清楚了，因为，我的睡眠虽然时断时续，虽然噩梦不断，但毕竟是昏睡不醒。就在我最终醒来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半身陷进了一片地狱般泥泞而又污浊的泥淖之中，放眼望去，周围全是千篇一律、起伏不平的泥潭，而船也在不远处搁了浅。

有人可能会认为，我的第一感觉会是对意想不到的环境变化感到惊讶，但事实上，与其说是惊讶，不如说是恐惧，因为无论是空气中，还是泥淖中，都弥漫着一种不祥的气息，让我感到不寒而栗。在一望无际的泥潭中，到处都是臭鱼烂虾<sup>1</sup>和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腐尸，让整片区域充满了腐臭味。也许我不该指望用语言来形容那种无法形容的可怕场面，因为这种场面只在万籁俱寂和无比荒凉中才会有。周围万籁俱寂，一眼望去，全是黑色的泥淖，也正是这种万籁俱寂和地势的千篇一律才让我产生了想要呕吐的恐惧感。

炽热的太阳挂在天上，可在我眼里，在万里无云的残酷晴空中，太阳就好像反射了我脚下黑乎乎泥淖的颜色，变成了黑色。就在我爬上搁浅的船时，我意识到，只有一种说法可以解释我的处境。肯定是史无前例的火山爆发把海底推上了海面，让数百万年来埋藏在深水下的部分暴露了出来。我身下新露出的地面是如此广袤，即使我伸长耳朵，也听不到大海哪怕是最微弱的浪涌声，看不到海鸟掠食死尸的影子。

一连几个小时，我坐在船上冥思苦想，由于船搁浅的时候侧翻了，太阳西移之后，在船舱里形成了一片阴凉。随着时间的推移，地面也不那么黏了，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会变得干硬，可以行走了。当天夜里，我睡得很少，第二天，我自己动手做了个盛食品和水的袋子，准备陆路旅行，去寻找消失的大海和逃生方式。

第三天早上，我发现地面已经干得可以在上面轻松行走了。尽管鱼的味道让人抓狂，但我还是把心思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不去理会这种

---

1 此细节对作者来说肯定非常敏感，因为他一辈子不喜欢吃鱼。所以，下文中说“鱼的味道让人抓狂”。

微不足道的闹心事。于是，我壮着胆子出发，但究竟去干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这一天，我一直往西走，朝着远处一个明显高于波浪形荒漠中隆起的山丘走去。当天晚上，我便露营休息。第四天，我仍然朝着山丘方向走，但山丘似乎并没有像我最初看到的那样越走越近。傍晚时分，我终于来到山脚下，原来山丘比从远处看要高许多，中间一条谷地使山丘看上去比周围的平地更加显眼。我太疲倦了，所以没有往上爬，便在山脚下睡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夜里做的梦这么荒唐，居然把我吓出一身冷汗，突然醒来了。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月亮欲亏还凸，显得十分诡异，于是我决心不再睡了。这样的景象，我虽然见过多次，但心里还是接受不了。在月光下，我才发现，在大白天赶路是多么不明智。没有烈日的烘烤，我的行动可以消耗更少的能量。的确，我现在觉得有力气爬山坡了，可是日落时我却不敢有这样的念头。于是，我拾起行囊，朝着山顶进发。

我说过，让我感到莫名其妙恐惧的原因是千篇一律、起伏不平的泥淖，但我现在觉得，等我爬到山顶，从另一侧山坡往下看，看到深不可测的深坑、峡谷的时候，恐惧感更强烈了，因为当时月亮还没有升起，所以这些深坑和峡谷看上去黑乎乎的。我感觉自己好像处在世界的边缘，在边缘上一眼望去，都是永恒黑夜所带来的无底混沌世界。恐惧中，我想起了《失乐园》<sup>1</sup>，想起了撒旦爬过黑暗的混沌世界时那副惨不忍睹的样子。

月亮爬得高一些后，我发现，峡谷的坡度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陡。岩石突出的部分和岩架为下到峡谷提供了下脚的地方，往下走几百英尺，坡度变得非常平缓。在一种难以名状的冲动驱使下，我艰难地顺着岩石爬了下去，站在一块较平缓的谷坡上，远远注视着月光照不到的幽暗深渊。

突然，对面谷坡上一个形状诡异的庞然大物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家伙约有 100 英尺高，矗立在我面前，在苍白月光的辉映下，通体泛着白光。我很快就明白了，这家伙不过是一块巨石而已，但同时我又意识

---

1 17 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以无韵诗写成的英雄史诗。

到，庞然大物的外形和地处的位置给人的印象是绝非自然形成的。越是走近它，越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除了体积庞大之外，还有它所处的位置，这块巨石位于混沌初开时期的深海无底洞之中。我深信，从匀称的外形来判断，这块奇石肯定是某种有生命、会思维的生物的杰作，没准儿还是被崇拜的偶像。

我神情恍惚、诚惶诚恐，根本没有科学家和考古学家的那种兴奋与喜悦，我仔细观察了周边的环境。此时此刻，月亮已升到最高点，诡异而又清晰地挂在山谷裂缝的陡坡之上。借着月光，可以远远看到，谷底有水在涌动，朝着两个方向蜿蜒流出视线，差一点儿拍到我站立的那个谷坡。流过山谷裂缝，细浪轻轻拍打着巨石脚下，此时此刻，我才隐约看到巨石表面上刻有铭文和粗糙的纹刻。铭文是一种我不认识的象形文字，也不像我在书里见过的任何东西，而纹刻表现的主要是人们所熟悉的鱼类、鳗鱼类、章鱼类、龟甲类、鲸鱼类等水生生物。有些纹刻很显然表现的是现代人根本不知道的海洋生物，而这些生物遭肢解后的形态，我是在从海里升起来的的地面上看到的。

这不过是雕像画，可着实把我吓蒙了。隔着宽阔的水面，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排浅浮雕，浮雕的主题足以让多雷<sup>1</sup>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觉得这些雕刻所描绘的大概是人——至少是某一类人，不过，这些生物被刻画成在海底洞穴中像鱼一样嬉耍，或者在海底石龛里顶礼膜拜的样子。至于这些浮雕的面部表情和形态，我不敢详细说明。只要想起这些东西，我就吓晕了。这些东西诡异得就连爱伦·坡<sup>2</sup>和布尔沃<sup>3</sup>都想象不到，这些怪物在外形上和人没什么两样，但手脚都长着蹼，嘴巴很宽、松垮垮的，看上去挺吓人的，眼睛鼓胀而呆滞。其他的特征一想起来，就让人浑身不舒服。奇怪的是，雕刻与背景似乎严重不相称，比如，一个浮雕表现的是一个生物正在杀死比它本身还要大一点的鲸鱼。如我所说，我注意到，浮雕内容怪诞，形状诡异，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些只不过是

---

1 全名为保罗·古斯塔夫·路易斯·多雷（1832—1883），法国艺术家、版画家、插图画家、雕刻家，以木版画见长，曾为拉伯雷、巴尔扎克、弥尔顿和但丁等人的作品绘制插图。

2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19世纪美国诗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以神秘故事和恐怖小说闻名于世。

3 布尔沃（Bulwer），指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布尔沃-利顿（1803—1873），以其《庞贝城的末日》以及奇幻小说著称。



某个以捕鱼和航海为生的原始部落想象中的神灵，而这个部落的最后一代，在皮尔丹<sup>1</sup>人或尼安德特人<sup>2</sup>的始祖诞生几个纪元以前就灭绝了。意想不到地看到了就连最大胆的人类学家都想象不到的过去，着实让我肃然起敬，我站在那里陷入沉思，而诡异的月光则投射到我眼前万籁俱寂的时间通道上。

突然，我看到了它，身体轻轻一扭，露出水面，在漆黑的水面上轻轻滑动了一下。那家伙体型庞大，长得像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sup>3</sup>，样子令人作呕，如噩梦中的巨怪，张开庞大的鳞状手臂，朝着巨石飞快走去，一边走一边不停地点头，同时发出有规律的声响。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肯定是疯掉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狂乱地爬上斜坡和峭壁，又是如何恍恍惚惚地回到搁浅的船上的。但我敢肯定，我当时八成是拼命唱歌壮胆，唱不出来就发出怪异的笑。我模模糊糊还记得，就在我回到船上没多久，一场暴风骤雨随即而至，我还听到轰隆的雷鸣声和其他声音，而这种声音是大自然发狂时才会有的那种。

最后，我脱离了险境，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旧金山的医院里。一艘美国船的船长在茫茫大海中发现了我的船，把我送到了医院。我在神情恍惚之中不停地胡说，但发现根本没有人会在意我说的话。说起太平洋上发生的地面隆起，救我的人根本不知道；而我也觉得，坚持一件明知人们不可能相信的事，实在是没有必要。有一次，我找到一位著名的人种学家，向他提出了几个关于腓力斯人鱼神“大衮”<sup>4</sup>的问题，这让他很高兴，但我很快发现，他不过是个平庸之辈，根本帮不了我的忙，所以我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

我总是在夜里，尤其是月亮欲亏还凸的时候，看到那个东西。我曾

1 位于英格兰东萨塞克斯郡。据说，在皮尔丹找到的早期人类头骨化石残片，在20世纪50年代被人类学家证明这不过是一场古人类学骗局。

2 尼安德特人属于已经灭绝的人类，遗迹遍布自西欧至亚洲中部和北部的欧亚大陆，据说与现代人的DNA非常近似。

3 希腊神话中吃人的独眼巨人。

4 腓力斯人是《圣经》中描写的一个民族。据《约亚书》(13:3)和《撒母耳》(6:17)记载，腓力斯人居住的土地是黎凡特西南部的塔波利斯，包括加沙、阿什克伦、阿什杜德、厄刻龙和迦特五座城邦。“大衮”是腓力斯人的主神，是腓力斯人从迦南人那里借来的。大衮并非鱼神，更可能是主祀气象或植物的神祇。早期的《圣经》研究者错误地认为，“大衮”一词是根据闪族语中的Dag on(意为“悲伤的鱼”)一词杜撰的。

尝试过吗啡，但那玩意儿只能给我带来暂时的安慰，而且让我不可救药地上了瘾。所以，我现在准备结束这一切，记录下自己的见闻，以供各位读者参考或者当成茶余饭后的谈资吧。我常常扪心自问，这一切会不会纯粹是幻觉，会不会仅仅是我从德国军舰上逃跑以后，在烈日下躺在毫无遮挡的船上，发高烧后的胡言乱语。我不停地问自己，但回应我的始终是一个极其可怕而历历在目的景象。每当我想到深海，想到那些无名无姓的东西此时此刻还在泥泞的海床上匍匐辗转，一边对着古老的石像顶礼膜拜，一边在被海水浸泡的花岗岩石碑上刻上可怕而又千篇一律的东西时，我就不寒而栗。我梦见有一天它们会浮出水面，乘风破浪，用它们那臭气熏天的魔爪，把弱不禁风、饱受战争摧残的人类残余拉下水，梦见有一天陆地下沉，而黑暗的海底将趁着宇宙混沌之际上升。

我就要结束这篇故事了。突然，我听到门口有声音，某个湿滑而又庞大的躯体朝门口走来的声音。它不会发现我的。天呢！那手！窗户！窗户！

# 塞勒菲斯<sup>1</sup>

有一次在梦里，库拉尼斯看到了坐落在山谷中的城市，看到了城市后面的海岸，看到了能把大海一览无余、冰雪覆盖的山顶，还看到了色彩绚丽的帆船正扬帆启航，驶向海天相接的遥远天际。有一次也是在梦里，他偶然拥有了“库拉尼斯”这个名字，因为醒着的时候，别人都不是这么叫他的。他梦见自己有了新名字，也许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的家人都已离世，只剩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在千千万万冷若冰霜的伦敦人之中，所以，能跟他说话、提醒他曾经是谁的人并不多。他已经失去了钱财和土地，所以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喜欢做梦，而且喜欢把梦写下来。不管他把自己写的东西拿给谁看，换来的都是嘲讽，所以不久后，他便不再把自己写的东西给人看，最后干脆不写了。他愈是远离周围的世界，他所做的梦便愈加离奇，挖空心思把自己的梦写在白纸上，本来就是徒劳无益的。库拉尼斯不会赶时髦，不会像其他作家那样思考问题。其他作家都是力争从“生活”身上剥下“神话”的华丽外衣，向世人展现“现实”赤裸裸的丑恶躯体，但库拉尼斯追求的只是“美”。在现实和体验无法展示“美”时，他便用想象和幻想去追求“美”。结果，他发现“美”就在门前的台阶上，“美”就在他儿时的朦胧记忆里，就在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里，就在小时候做过的梦里。

很少有人知道，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和经历的梦境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样的奇观，因为小时候听故事和做梦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想法都尚未成

---

<sup>1</sup>《塞勒菲斯》写于1920年11月，但1922年5月才在索尼娅·哈夫特·格林的业余期刊《彩虹》上发表；1934年5月，被收入威廉·L·克劳福德主编的《奇幻故事选》；1939年7月，作者死后被收入《诡丽幻谭》。

型，但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又绞尽脑汁地去回忆。不过，这时，生活的毒素已经让我们的头脑变得迟钝，变得平庸了。但有些人仍然会在半夜做一些稀奇古怪的噩梦，梦见充满魔力的山丘或花园，梦见阳光下歌唱的喷泉，梦见悬浮在喃喃低语大海之上的金色悬崖，梦见平原朝着青铜或岩石建造的沉睡之城延伸出去，梦见如梦似幻的英雄连骑着装扮华丽的白驹沿着茂密的森林边沿骑行，这时，他们会被这些稀奇古怪的梦惊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会透过象牙之门回望那个奇妙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只有在我们因懵懂而快乐的时候才属于我们。

突然间，库拉尼斯看到了他童年时代的那个旧世界。他曾多次梦见自己出生的房子，一座爬满常青藤的石造大宅，他之前的十三代祖先都住在这里，所以他希望自己也死在这里。一个芬芳的夏夜，他借着皎洁的月光，溜出家门，穿过一个个花园，走下一片片梯田，途经公园里的一棵棵大橡树，沿着那条漫长的月白小径，朝村庄走去。村庄看上去已老气横秋，村子四周就像开始残亏的月亮一样到处都是被蚕食的痕迹。库拉尼斯很纳闷，那些村舍的尖尖房顶下掩盖的究竟是沉睡还是死亡。街道上，草长得跟长矛一样高，两边的玻璃窗要么已经破碎，要么睁着朦胧的大眼注视着远方。库拉尼斯没有磨磨蹭蹭，而是放开步子继续赶路，就好像有人召唤他朝某个既定目标前进一样。他不敢不听从召唤，生怕这召唤就像自己清醒时的冲动和渴望一样，最后演变成一场梦，让他的目标落空。他不知不觉地离开大街，走进一条小巷，朝着海峡的悬崖走去，最后来到大地的尽头——来到悬崖峭壁和无底黑洞。在这里，村庄和世界全都活生生地掉进了无声无息、无穷无尽的虚空之中。就连前方的天空，即使天上挂着残缺不全的月亮和隐约闪现的星星，也是那么空空荡荡，那么黯然无光。但信念驱使他，飞越峭壁，跳进海湾，往下飘落、飘落、飘落；掠过黑暗、无形、梦想不到的梦境和微微发光的星球（很可能是梦的一部分），以及长着翅膀、哈哈大笑的东西（似乎在嘲笑世界上所有做梦的人）。紧接着，前方的黑暗似乎打开了一道裂缝，透过裂缝，他看到了山谷中的城市，在天空和大海的映衬下，在遥远的下方熠熠生辉，看到了白雪皑皑的高山赫然屹立在海边。

瞅见城市的一霎那，库拉尼斯醒了，但短暂的一瞥告诉他，自己看

到的只不过是坐落于塔纳利安山后面欧特-纳盖山谷中的塞勒菲斯。很久以前，一个夏日的午后，他从保姆身边悄悄溜走，一边望着彩云飘过山谷附近的悬崖，一边吹着温暖的海风睡觉。就在这时，他的灵魂享受了一个小时的永恒。就在大人们找到他，叫醒他，把他带回家的时候，他一脸不高兴地说，在被弄醒的那一刻，他正要乘上金色帆船，朝着海天相连处充满诱惑的地方扬帆启航呢。可是，此时此刻，他对清醒也同样愤愤不平，因为经过四十年疲倦的岁月，他终于又找到了他心目中那座神话般的城市。

可是，三天后的夜里，库拉尼斯又来到塞勒菲斯。跟以前一样，他首先梦到了那个不知是沉睡还是死去的村庄，梦到了一个人悄无声息地飘落下去的深渊。接着，裂缝又一次出现，他看到了城市里点点发光的尖塔，看到了蔚蓝港湾中抛了锚的帆船，看到了阿伦山<sup>1</sup>上的银杏树迎着海风摇曳。但这一次，他不再只是看看而已，而是像长着翅膀的生灵，慢慢地停留在绿茵茵的山坡上，最后轻轻地落在草地上。他真的又回到了欧特-纳盖山谷，回到了壮美的塞勒菲斯城。

山坡上遍地是馥郁的草丛和灿烂的鲜花，库拉尼斯走下山坡，走过潺潺的纳拉克萨河上的小木桥（许多年前他曾经把自己的名字刻在桥上），穿过一片飒飒作响的小树林，朝城门旁的大石桥走去。这里一切如故，就连大理石城墙和城墙上锃亮的铜像也丝毫没有失色。库拉尼斯知道，即便自己熟悉的东西消失了，也不必惊恐，因为就连城墙上的哨兵也跟以前一模一样，也跟他记忆中的哨兵一样年轻。他穿过青铜城门进了城，走在铺着黑玛瑙的路上，商人和赶骆驼的纷纷跟他打招呼，那样子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用绿松石建造的纳特-霍塔特神殿也跟以前一模一样，头戴兰花花冠的祭司告诉他，在欧特-纳盖，没有时间的概念，只有永驻的青春。随后，库拉尼斯穿过石柱林立的街道，朝临海的城墙走去，那里客商和海员云集，还有从海天相接之处来的怪人。他驻足许久，眺望亮丽的海港，在异样的阳光下，海面波光粼粼，从遥远国度驶来的帆船轻轻破浪。他眺望海边巍峨屹立的阿伦山，看到低处山坡上虽然绿树摇曳，但连天的山峰却是白雪皑皑。

---

1 显然，作者以为“阿伦山”是自己的发明，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在爱尔兰西部沿海有一个岛叫做阿伦岛。

库拉尼斯打心眼里巴望着乘帆船出海，去探访他听说过许多神奇传说的遥远国度，于是，他又去找那位很久以前曾答应带他出海的船长。他找到了这个名叫阿蒂布的船长，阿蒂布仍然像从前那样坐在盛香料的箱子上，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流光业已飞逝。接下来，两人划着小船，登上停在海港里的一艘帆船，指挥着桨手扬帆启航，驶向起波涛汹涌、直通蓝天的塞尔奈利亚海<sup>1</sup>。他们在海上连续航行几天后，最后来到了海天相连的海平线。在这里，帆船没做任何停留，而是轻轻地浮起，穿越软绵绵的玫瑰色云层，飞向蓝色的天际。在帆船遥远的下方，库拉尼斯看到，陌生的陆地、河流、美丽无比的城市，沐浴着仿佛永不褪色、永不逝去的阳光，慵懒地延伸出去。最后，阿蒂布告诉他，旅行即将结束，他们很快就会进入塞兰尼安港，塞兰尼安是一个用粉红色大理石建造的云中之城，建在天际海岸之上，西风就是从这里吹向天际的。但是，就在塞兰尼安最高的雕塔映入眼帘的一刹那，不知从太空中的什么地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紧接着，库拉尼斯在伦敦自己的阁楼上醒了。

此后的好几个月，库拉尼斯一直在寻找奇妙的塞勒菲斯城和能飞上天的帆船，但都一无所获。尽管他的梦把他带到过许多绚丽多姿、前所未闻的地方，但所到之处，没有人能告诉他，如何才能找到塔纳利安山后的欧特-纳盖城。有一天夜里，他飞越黑漆漆的山脉，远远看到山上影影绰绰有几堆孤零零的营火，还有一群群行动诡异、蓬头垢面的人，领头的手里都拿着摇铃。在这个最荒蛮的丘陵乡野，人迹罕至到很少有人见识过的地方，他发现了一道诡异的古墙，或者干脆说是石造的堤坝，沿着山脊和山谷蜿蜒延伸，长得一眼望不到头。古墙的规模之庞大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人类之手。在灰蒙蒙的黎明时分，库拉尼斯越过古墙，来到一片古朴典雅的花园和樱桃树林，太阳升起时，他看到争奇斗艳的红白鲜花、绿色的树木和草地、白色的小路、潺潺的小溪、蔚蓝的池塘、浮雕装饰的桥梁，还有红顶的宝塔。眼前的美景让他把塞勒菲斯暂时抛在脑后，完全沉浸在喜悦之中。不过，沿着白色小路朝红顶

---

1 作者梦幻小说系列中虚构的地方，是梦幻世界中的一片蓝色海洋，连接欧特-纳盖的塞勒菲斯、兰尼特港、印伽诺克市、无名岩和古萨库芒德遗址等许多重要的地方。通过划船驶向塞尔奈利亚海触及到云彩的地平线，可能会驶入天空，进而到达诸如塞兰尼安等云之国度。

宝塔走去时，他又想起了，他本来是可以找个人打听打听欧特-纳盖的，可是这里除了小鸟、蜜蜂和蝴蝶之外，连个人影也没有。还有一天夜里，库拉尼斯走上一个没有尽头的、湿漉漉的旋转石梯，走到一扇塔窗前，俯视沐浴在皎洁月光下的广袤平原和河流。城市静静地从河堤延伸出去，他原以为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看到了似曾相识的特征和布局。要不是——一道可怕的极光从地平线之外某个遥远的地方突然冒出来，他会从石梯上走下来，打听去欧特-纳盖的路。借着极光，他看到了这座业已废弃的古城，看到了芦苇丛生、早已淤塞的河道，也看到了尸骨遍野的陆地，那些尸骨早在基纳拉忒利斯王<sup>1</sup>东征西讨凯旋归国后招致诸神的复仇以来就已经躺在那里了。

就这样，库拉尼斯不停地寻找壮美的塞勒菲斯和能带他飞上天的塞兰尼安帆船，虽然一无所获，但也看到了许多奇妙的东西。有一次，库拉尼斯遇到了一个大祭司，他独自一人住在寒冷荒凉的陵原<sup>2</sup>上一个史前时期的石造修道院中，因为脸上蒙着黄色的丝绸面具，所以模样很难形容，库拉尼斯好不容易才从他手里死里逃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惨淡凄凉的白天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于是，为了延长自己睡眠的时间，他开始买毒品。大麻帮了他很大的忙，有一次曾经把他送到任何形态都不存在的太空，太空中发光的气体正在研究存在的奥秘<sup>3</sup>。一种紫罗兰色的气体告诉他，这个太空位于他称之为“无限”的区域之外。这个气体以前从未听说过行星或生物体之类的东西，只不过把库拉尼斯看成从存在物质、能量和万有引力的“无限”空间来的一个人而已。此时此刻，库拉尼斯心急如焚地想回到尖塔林立的塞勒菲斯，于是，他加大了药物的剂量，不过，最后他的钱花光了，再无力买毒品。后来，在一个夏日，他被赶出租住的阁楼，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大街上，飘飘然不知不觉地过了桥，来到房屋越来越稀少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库拉尼斯遇到了专程从塞勒菲斯来接他的一队骑士，进而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心愿。

1 作者杜撰的人物。

2 作者虚构的一个寒冷荒原。至于陵原所在的位置，作者在其不同的小说中说中法不一。在《死灵之书》中，陵原被描述为不同现实交汇的地方。

3 早在1916年，作者就曾有过的哲学思考：“我们怎样才能知道，那些由原子和分子组成的、被称之为‘生命’的形态就是所有形态中最高级的呢？起支配作用的生物——所有生命中最理性、最像上帝的生物——没准儿是肉眼看不见的气体呢！”（《书信选集》第一卷，第24页）

骑士们英姿飒爽，骑着五花大马，身着铮亮铠甲，披着饰有奇妙纹饰的金衣战袍。他们人数多得让库拉尼斯误以为是一支军队，但为首的骑士告诉他，他们是专程来接他的。因为是在梦中创造了欧特-纳盖，他将被永远奉为欧特-纳盖的主神。随后，他们给了库拉尼斯一匹马，让他走在骑兵队伍的前列。于是，一行人便耀武扬威地穿过萨里郡绿油油的山坡，朝库拉尼斯和他的先祖出生的地方走去。说起来很奇怪，骑士们似乎是逆着“时间”驰骋。在黄昏的暮光之中，每当一行人策马穿过一个村子，看到的房子和村子居然都是乔叟<sup>1</sup>或乔叟之前的人才能看到的，有时还能看到骑士带着一小队随从骑马经过。随着天色越来越暗，队伍行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一会儿，一行人就像驰骋在空中一样不可思议地飞了起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行人来到了库拉尼斯童年时期充满生机、但在梦里不知是沉睡还是死去的村庄。此时此刻，村庄又充满了生机，一行人骑马“得”“得”走过大街，拐进那条通往梦之深渊的小路，所到之处，早起的村民都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行礼致敬。库拉尼斯以前只在夜里到过那个深渊，不知道白天的深渊会是什么样子，所以，当一行人靠近悬崖边缘的时候，库拉尼斯便急切地仔细观看起来。就在一行人沿着山坡策马朝悬崖驰骋时，东面不知什么地方发出一道金光，给整个大地披上了一层灿烂的霞光。此时此刻，深渊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红蓝交织、壮美沸腾的混沌世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的声音在欢唱。库拉尼斯和他的骑士随从踏着歌声，跃过悬崖，踏着灿烂的云彩和银色的霞光悠然飘下。一行人无休无止地向下飘啊飘，胯下的坐骑踏着苍穹，犹如在金沙灘上不停地驰骋。终于，晶灿灿的雾气渐渐散去，露出更大的亮光，塞勒菲斯城的亮光，塞勒菲斯后面海岸的亮光，眺望大海的白色雪峰，色彩灿烂的帆船。此时此刻，帆船正扬帆启航，驶向海天相接的遥远天际。

从那以后，库拉尼斯便开始统治欧特-纳盖及其周边的梦之国度，并轮流在塞勒菲斯和云之国度塞兰尼安临朝听政。时至今日，他还统治着那里，而且将永远快快乐乐地统治那里。不过，在印斯茅斯<sup>2</sup>的悬崖

---

1 诗人、哲学家、炼金术士和天文学家，英国文学之父，被公认为中世纪最伟大的英国诗人。

2 作者杜撰的地名。



峭壁之下，海峡的潮水在戏弄着一具流浪汉的尸体，他是拂晓时分跌跌撞撞地走过荒凉的村庄后从悬崖上掉下去的。潮水戏弄着他的尸体，在爬满常青藤的特雷弗塔附近，把尸体推上石滩。此时此刻，一个肥胖臃肿、德行极差的酿酒富贾，正在他从绝嗣贵族手里买下来的豪华庄园里尽情地享受。